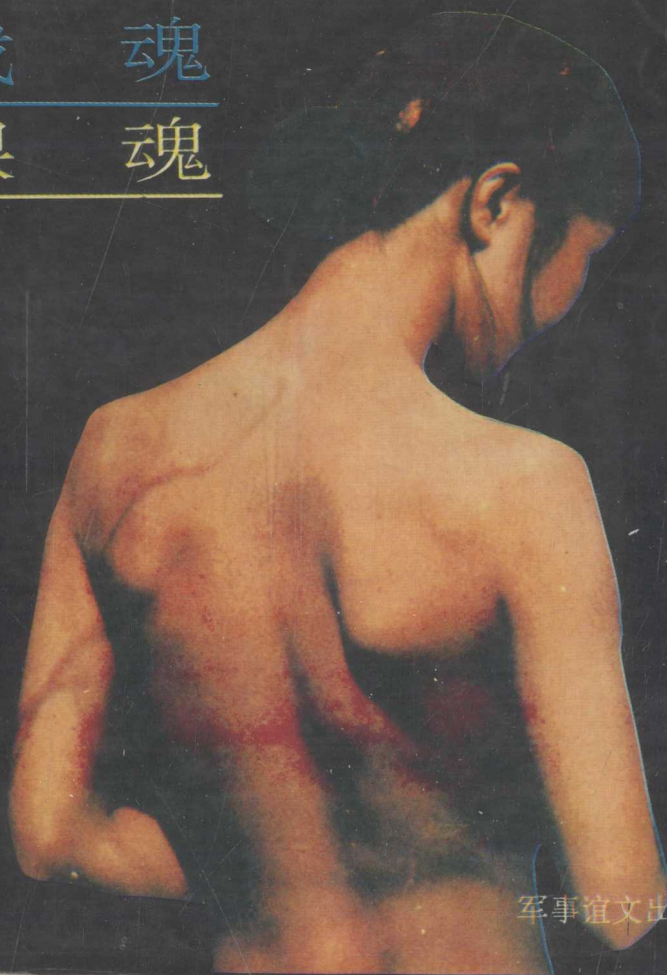


· 石楠女性传记小说选 ·

画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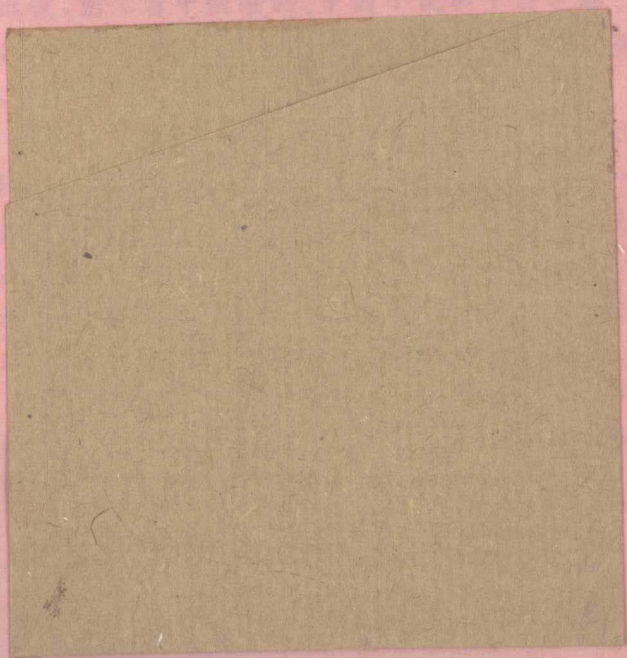
戏魂
裸魂



军事谊文出版社

石楠女性传记小说选

- 画魂
- 戏魂
- 裸魂



(京)新登字 121 号

责任编辑:张小泉 维 三

封面设计:美 苑 细 货

书 名:石楠女性传记小说选 画魂·戏魂·裸魂

著 者:石楠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邮编 100011)

发行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印刷者: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版 次:199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

字 数:323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027-561-2/1·172

定 价:6.80 元

编者的话

由《画魂》、《戏魂》、《裸魂》三部作品组成的《石楠女性传记小说选》，可谓异彩纷呈、引人入胜。

《画魂》系石楠长篇处女作，讲述了潘玉良由青楼妓女到著名画家的传奇故事，一经问世便大为轰动。数十家电台，报纸连播、连载；1989年又由台湾海风出版社出版；不久，英、法、日文版本也将发行；特别是今年将其搬上银幕，由当红影星巩俐主演，第一次闯入裸镜禁区，更为海内外所瞩目。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潘玉良对镜自画裸体、八十年代石楠挥笔重述这段经历，到九十年代巩俐裸体出镜，意味着中国绘画、中国小说和中国电影在裸体艺术禁苑内的胜利会师，从而使《画魂》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无数热心读者收藏的珍品。

《戏魂》是石楠的成功之作，先后被数家报纸连载。它展现了我国话剧舞台和银幕上的明星舒秀文的一生。舒秀文因成功扮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抗战夫人等角色，载入中国电影和话剧史册。她婚恋八次、历经坎坷，仍不放弃事业上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催人奋进，给人启迪。

《裸魂》写了年轻姑娘叶未然的人生悲剧。对虚伪人生的无情嘲讽和细节的传神描写，使它具有震聋发聩、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石楠出生在灾难深重的1938年。大别山的严寒使她的啼声显得哀婉凄厉，但也造就了她不屈的个性。她酷爱文学，历经磨难，不惑之年调进安庆市图书馆任古籍管理员。终于在她人生的秋天奉献出了一片饱浸爱汁的霜叶——轰动文坛的《画魂——潘玉良传》。是书已在海外再版。她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美神》、《寒柳》、《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中篇集《弃妇》等。多次获国家级刊物文学奖。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政协常委。

● 目 次 ●

I

画魂 1

II

戏魂 158

III

裸魂 274

画魂

——潘玉良传

题序

巴黎，世界著名的都会，它象一块精雕细琢的翡翠，系在美丽的塞纳河的腰带上。又以它独特的艺术气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艺术追求者，以云集世界众多的艺术家而著称。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一个人们热爱的女艺术家告别了人世。在安眠着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的墓地，新添了一座宏伟的墓碑，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十几枚造型各异而又美观的奖章；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1899—1977）”。安葬那天，墓前鲜花遍地，中国大使馆献的花圈陈放在醒目的地方。墓地云集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和法国人民，人们手里捧着象征哀思的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流淌着思恋的泪水。艺术界的朋友以最诚挚的感情悼念她；以最能慰藉她的方式安葬她。遗憾的是，墓前听不到她儿女的悲咽和亲人的哭泣，只有塞纳河在低声呜咽。人们在赞美她。“她是第一个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在这世界艺术珍品的宝

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把她的生命和所有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人类的艺术！”“她被誉为两艺齐名的艺术家，她对现代艺术的贡献和她在画坛上所占的地位，是她奋斗不息，孜孜追求取得的。”可是，这个美的富有者，却得不到命运的宠幸，以至临终的时候，也还未能实现归乡梦，而是带着浓浓的忧思和对祖国惓惓的恋情，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能够想象吗？为人类贡献了大量美的财富的星座，却是个从泥淖中挣扎出来的普通女人。

孤儿——雏妓——小妾——艺术的追求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出名的艺术家。

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

它近乎神话，却又是千真万确的真实！

它是奇迹，近乎神话般的奇迹！

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的正规教育的青楼女子，在艺术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在艺坛上赢得那么高的声誉，可以想象她在艺术上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在坎坷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闭目，可想她砭砭跋涉的身影；

静耳，能听到她坚定的足音；

音影交融，汇织成一股感情的洪流，撞击着颤动的心扉，轻唱起一首追求人生价值的歌。

劳，挣得了一点资本，开了这间小店。他娶了个聪明、能干的妻子，已养了个十岁的女儿，过着淡饭粗衣的小康生活。他们不用请人，一切自己动手，男的制帽，女的绣花。他们的毡帽以花色新颖而远近闻名，得到顾客的称誉，销路很畅。外乡的客人从运河上来，都争相订购他家的毡帽。“眼看张家就要发起来了！”邻居们背地里议论。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一个外埠商人满面春风地登门拜见。他大大赞扬了张家毡帽的好处，特别称赞了女主人的刺绣技艺，要求订立包产包销合同。老实巴脚的手艺人，听到赞语，心里痒爬爬的，立刻同意了这个客户的要求。客人答应供给张记帽店毛毡，价格优惠，按合同他包销张家产品。于是，张家所有的产品随着外埠客人从运河上流走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不见从运河上运来毛毡。可怜的张记主人，面对着一纸合同，还相信这种所谓的“君子协定”。商人以恪守信用为本，信用都不守，那还算人？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常常焦急地在运河边上翘首张望，恍惚徘徊。几个月过去了，他拿着合同，去找同行打听，谁知一看大名，人家就悄悄告诉他，这人是当今知府大人的舅子。他想去官府告这个不守信用的骗子，好心的同行却劝慰他：“吃了亏算了，再不要惹火烧身，只怕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气，卧床不起。妻子带着十岁女儿，拖着即将临月的沉重的身子，支撑着欲坠的小店。她希望腹中是个男孩，她认为男孩比女孩有出息，可以读些书，有了知识，就不易被别人愚弄。丈夫之所以受骗，就是因为不识字。男孩子读了书，如果有些长进，还可以谋个一官半职，即使丈夫身体不好，不能再做，以后生活也有个依靠。她越想生个男孩，就越觉得腹中的躁动有股男孩子的冲动，她把她的预感悄悄告诉了丈夫，想让丈夫得到一点安慰，从此身体好起来。丈夫虽然是个没有喝过墨水的人，心地却忠厚善良，他理解妻子的心曲，苦笑着对她说：“生男生女，我都欢喜。”妻子似乎得到安慰了，微微地笑了一笑。

二

“哇！哇！哇！”张家又一个女儿坠地。张记主人为了宽慰妻子，强作欢笑。说心里话，他又何尝不希望添个小子呢？他的身体近来日渐衰弱，元气看来难以恢复，妻子虽然手怀绝技，绣得一手好花，但毕竟是个女人，又拖着两个孩子，需要苦苦撑持，如果自己的身体不见起色，他们今后的生活将怎么

过，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给孩子起了个响脆的名字——张玉良，意思是张家的一块好玉，一个宝贝，用以安慰孱弱的妻子。妻子惨白的脸上果然露出一丝喜色。

可是，上天并不怜悯善良而勤劳的人们。玉良一岁，父亲终于离她而去，他带走母女们绝望的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玉良两岁，她唯一的姐姐也抛弃了她，给她留下了孤独和寂寞。她家的小店随着父亲、姐姐的去世关闭了，她们失去了生活的依持，母亲的技艺成了她母女唯一的生活途径。

小玉良多孤寂呵，她常常依傍着母亲的腿，呆呆地看着母亲刺绣。母亲的手飞上飞下，一块料子上就奇迹般出现了油亮亮的叶子，红的、黄的、紫的鲜花。她好象还能听到蜜蜂嗡嗡鸣叫和蝴蝶煽翅的细微声音。她觉得母亲真了不起，那双手简直是魔术师的手！“变只小鸭吧！妈妈。”“妈妈，再变一只鹅吧！”她经常求着母亲。

玉良常趁母亲外出或烧饭的机会，尝试母亲变戏法的劳动。她在母亲的花绷上刺绣起来，一旦母亲出现在面前时，她急忙转过身，欲以小小的身影挡住母亲的视线。母亲发现她把绣件刺得象乱蛛网样，也从不责怪她，总是耐心地把乱刺的线一根根拆掉。她看到母亲无声的动作，幼小而敏感的心灵感到犯了错误，给可怜的母亲增加了麻烦，以后，她就再也不往绣件上胡乱刺了。她象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盼望自己快快长大，象母亲一样，绣出许多好看的花。

小玉良常常看母亲绣花，看那一片片绿叶长出来，看一朵朵花儿绽开。在母亲去卖绣件时，她便独自坐在后门口，望着清波粼粼的溪水，和水上漂着的象片片白云样的鸭子，她觉得美极了，要是自己有妈妈那样的本事，就要把这美丽的画面绣出来。有时她望着这群活泼嬉戏的生灵，自己却难过起来。多寂寞呀，没有姐妹，也没有爸爸，看那只黄嘴小鸭，头往水里一钻，屁股跟着翘上来，有时，小鸭伸着毛绒绒的脖子，张着扁扁的小嘴，往它的爸爸妈妈身上咬着，老鸭用长长的脖子往它身上轻轻蹭着，爱抚着，它多幸福，多快活。她看着、想着，心里很难过，鼻沟也痒痒的，她用衣袖揩揩，往往就不知不觉靠着门框睡着了。

玉良生性倔强，不到三岁时，被门口路上的一块石头绊跌倒了。她妈妈拉她，她赖在地上不起来，头象捣蒜样在石头上撞。妈妈把她抱回了家，她又跑回原地，睡到地上去碰那块石头。一次次抱回家，她又一次次跑回来。头上碰起了包，包上蹭破了皮，以至鲜血淋漓，她还要固执地去猛碰那石头。妈妈

没有办法，只好扛来锄头，把那石头挖掉，她才肯罢休。人们都说玉良的命苦，八字硬，这也许不假，她刚萌生，家中便破了产，她一落地，就克死了父亲和姐姐。她的母亲随着她年岁的增长而逐渐枯萎衰老下去。倒是她自己得天独厚，出落得壮实、修长。八岁的孩子，竟有母亲耳朵那么高。虽说命运之神刻薄她，她母亲却不这样想，她用尽一切努力来爱她，把她视为唯一的珍宝，为赶在玉良八岁生日前完成一件绣品，好给孩子买件生日礼物，她没日没夜地赶。衰弱和劳累，使她终于倒在绣架上，奄奄一息。好心的邻居喊来了她家唯一的亲属——母亲的弟弟，玉良的亲舅舅吴丁。姐姐挣扎着指指小玉良，把她托付给了这唯一的亲人，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玉良舅舅卖掉了她家唯一的财产——一间小店面和几间房子，带走了外甥女儿。

三

一叶小舟，一片风帆，沿着运河的支流瓜河，荡出了“两三星火”的瓜州古渡，进入亘古不息的万里长江。船舱里坐着个十四岁的姑娘，这姑娘身材苗条，齐耳的黑发，一套入时的服装，上衣是月白色的小腰宽袖大襟褂子，下面是真丝的黑裙子，颇象被革命浪潮冲出樊笼的女学生。那绯红的面颊上飞荡着幸福，被幸福染红的两片朝云中仿佛又杂有突然得到幸福的那种惶恐和不安。

前天，玉良舅舅突然给她做了这套时髦的新衣，还请来了理发师傅把她的大辫剪掉，理成当今学生的发式，她迷惘地听随舅舅摆布。舅舅把她打扮停当后，对她说：“现在已是民国年代了，女孩子也可以出去工作了。我已在芜湖给你谋到一个事，你可以自食其力。”她先是一愣，当她领会了工作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高兴得一夜没入睡。

她躺在床上，回忆这六年寄人篱下的岁月，无声的泪水悄悄润湿了鬓发和衣领。名义上她有个舅舅，可是舅舅不务正业，整天泡在茶楼酒肆里，无心顾及这个幼稚的外甥女。舅舅把一切家产都卖掉去抽鸦片烟，六年了，没有为她添过一件新衣服，肚子有时也填不饱。舅舅虽然不打她，也不骂她，可也不管她，不教育她，这比什么都难受。她常常独自流泪，怨恨自己的命苦。现在舅舅为她找到了工作，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可以作一个独立的人了，这

多好，这多美，多幸福。特别是穿上这身入时的衣服，是每个姑娘梦寐以求的幸福，她也可以象街上携手走过的女学生们那样，是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姑娘了。她脸上漫开了青春的欢笑，她感到舅舅突然变得可亲可爱起来，人们常说的“亲不得一匹蔑”，这话真不错，舅舅到底还是舅舅。她暗暗下了决心，以后挣到钱，一定要报答舅舅的恩德。

昨晚，她乘借着月色，去向生她的故地，现在已属于他人的家去告别。她悄悄来到那儿时住过的家门，前前后后地张望着，久久徘徊在小河畔。圆月悠闲地泻着奶黄色的柔光，飘向清澈的天心。月光照在润滑的小河上，河水轻悠悠地流淌着，连一丝涟漪都难看到。她呆呆地望着晃动在花窗上的影子，几乎误认为是母亲孤标的情影，真想高喊一声飞奔进去。可是，那身影却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她痴痴地凝望着那熟悉的门槛，她曾多少次熟睡在上面，至今仍感到脸腮有种被硬硬的门框枕得麻酥酥的滋味，这感觉很亲切，又很诱人。她还能清晰地记得妈妈放绣架的位置和妈妈倒在绣架上面永远也没有醒来的沉重姿势，那熟悉的窗户，她用小指甲在墙上刻画的小鸭和溪纹。这一切，她永远失去了。泪水顺着两腮流着，透过模糊的泪帘，她隐约又见到了碧溪上的群鸭，雪白雪白的，这片片白絮样的云朵，又幻化成眼前的堆堆浪花。泪水、欢笑，深情的眷恋，都一起滑进了旅途的梦乡。

再见了，故乡，再见了，愉快的小河！你的女儿带着朦胧的兴奋和希冀，正在逆江而上，沿着陌生的人生道路起步了。

“玉良！”她舅舅从颠簸的船板上，一手拎起长衫前襟的一角，弓着身子，来到舱内，叫了她一声。她有如从梦中被叫醒，立即机械地站起来。

“你坐，你坐。”舅舅按住她肩膀，让她重新坐下，他也就跟着坐在她身边，“孩子，让你出来作事，也是不得已，你知道，舅舅的恶习改不掉，无法养你了！哎……”舅舅欲言又止，神态里夹有痛楚和怅惘。

玉良乍一听，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做了不当的事，很是不安。听完舅舅的话后，才知道舅舅也是个懂感情的人，舍不得自己出远门，心里顿然一热。多年来，没有得到过爱的小姑娘，竟然感动得嗓音都哽塞了，她的嘴唇颤抖了半晌才对舅舅说出：“舅舅，这没什么，我很高兴，只是，我担心自己不识字做不来什么！”

“那不妨事，不识字，就做不识字的事。去那里只要听老板的话，也吃了什么苦。如果不顺心了，我只求你不要怨我，舅舅也是没办法才……”说着嗓子也哽咽起来。

“舅舅，再苦我也不怕。”玉良说的是真心话，她不怕吃苦，也不怕困难，她关心的是舅舅给她找的到底是什么事，她向往的是一种给生活增加美感的工作，她憧憬象妈妈那样，在绣件上绽开美丽的花朵，伸展油亮亮的绿叶，她多希望舅舅给她找的事就是绣花啊！见舅舅说话吞吞吐吐，心里有些惶惑，想问问明白，又有些胆怯，但她还是鼓起勇气问了。

“舅舅，你给我找的到底是什么事呀？你没告诉人家我会绣花吗？”

舅舅仿佛从梦中惊醒，忙随话答话地说：“哦！对对对，是绣花，是绣花。”

“真的是绣花？那太好了！”玉良惊喜地一把抱住舅舅的手臂，充满了幸福和感激。“好舅舅，我赚了钱，给你买最好的东西吃！”

这一夜，玉良躺在摇篮样的小船里，做了个幸福的梦。

宽敞明净的房间里，摆着几排齐刷刷的绣架。每个绣架旁都坐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姑娘，飞针走线，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顷刻出现在眼前，绣件上的花朵，一下都盛开在房间里，一丛丛，一簇簇，嫣红姹紫，鲜润欲滴，好看极了，姑娘们手拉手，陡然化成了翩翩起舞的彩蝶，在花丛中飞呀飞……

四

初夏的江上夜风，仍带有凛凛的寒意，撩拨着小船。船上，有人沉睡在甜美的梦境里，有人则彻夜难眠，他的心被内疚和愧恨所绞痛。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玉良的舅舅。他斜倚着船舷，左手轻抚着外甥女的秀发，右手捏着一封信，一种人的良知突然袭到他的心上，皎月的光辉映出他脸上斑斑的泪痕，本来就很苍白的面容宛若镀上一层灰白。他不能入睡，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他姐姐那痛苦和绝望的面容，姐姐无声的嘱托就变得象雷鸣那样惊震耳膜，咬啮着他的心。他真想跪在姐姐的面前乞求宽恕。手中捏着的那封信，就象一颗长着尖刺的板栗球，刺痛他的手，啃食着他每根有良知的神经。他想把它撕得粉碎，抛进滚滚江水，他想大喝一声：“船家，你给摇回去！”他刚想站起身，那不紧不慢的摇橹声象一瓢冰水，浇醒了他这个处于昏热中的狂人，他清醒地回到现实中。这船是给商家运送锦缎的，顺便带上他们，且不说船家不能往返的川费，还有那笔烟债，他将用什么来偿还？不往回摇，他又何颜去见姐姐地下的灵魂？“我还算个什么人？”他想跳进大江不就一了百了吗？可是，等待着玉良的不还是同样的命运？债主会放过她吗？他是回

也回不得，去也去不得！一个呵欠使他完全瘫软下去，鼻涕口水和着泪水流着，经验告诉他，这是烟瘾上来了！烟瘾掩蔽了他的良知，“烟还是要吸的。”他在心里说，“这不能怪我，是她命不好，谁叫她克死了父母和姐姐。算命的不是说，留在家里也是给不了正经人家。我这也是无路可走啊！”他以掌合十，向来路方向低着头，默默祈祷。“饶恕我吧！求你保佑你的女儿，能有好运气。”他悄悄作完这些，好象得到冥冥之中姐姐的灵意，竟安然入睡了。

三天的日夜航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芜湖港。这是一个颇为繁华的内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被辟为新的商埠，成为安徽商货荟萃之地。县城傍江而筑，东南是莽莽丘陵，湖沼星布，大河流贯市中，青弋江从这里汇入长江，江面白帆点点，樯桅如林，百舸争渡，衔尾相随，各种土特产都在这里集散，祁门的茶叶，巢湖的大米，湘赣的木材，都从这里运销京沪各地，素有“黄金航路”之称。

玉良随着舅舅，穿越摆满地摊的洋码头和熙熙攘攘的混杂人群，住进一家客栈。时近正午，他们在店里吃过饭，舅舅就送她回房间，并叮嘱她不要出房门，他要去访朋友，商谈她作工的事，谈妥了，就回来接她。玉良温顺地应着。这位舅舅干瘪得只剩一副骨架，长衫罩在上面，就象挂在枯枝上似的。他迈着小方步，手里捏着那封揉绌的信，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来到一处僻静的院落。

看门的侍女接过信就到后院去了，他站在前厅等候。断续的歌声从后院飘来，这些从生涩的喉咙里挤出来的歌声，好象在他心海里搅动，是风流的浪花，还是污浊的黑泥？他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人呢？我看看！”随着一声浪笑，出来个浓妆艳抹的半老女人。她看面前站立的是个枯瘦的中年男子，衣衫寒碜，皱了皱眉毛，再次重复那句话：“人呢？我要先看人。”

“李妈妈，她在客栈，谈好了我去带她来。”

“你先去带她来吧！”李妈妈坚持着，没有看到人，她有些不快，说着作了个要返后院的姿态。

“她自己还不知道呢，我只说是找了个工作。”玉良舅舅喃喃地说，“这是出于不得已，我想请求您在我走后再跟她说破。”

“那好说。不过，十四岁，太嫩了点，又不识字，要调使两年，不知可派得上用场，要不是老姐姐荐来的，我还不收呢！”李妈妈说着，又一反居高临下的派头，叹了口气说：“你不要看我们这排场，实际家底很薄，只能出这个

数。”说着伸出一个指头。

玉良舅舅一愣，这个可恶的女人，乘人之危，捏撮人。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他转过身，拔腿就往外走，一面走一面嚷着：“不远数百里，冒千古唾骂，忍受终生疾痛，就为这一百块钱？我把她带回去，即使同跳大江，也不干了！”

他这一手，使姓李的鸨儿傻了眼，马上满脸堆笑，追了上来：“大兄弟，火气可真大呀！既然是老姐姐介绍来的，还不好商量！”她一面拉住玉良舅舅，一面笑着说：“回来，回来呀！坐下喝点茶再说。”她向内喊了声：“沏茶！”随之，两碗热腾腾的花茶送上来。

他们对面坐定，玉良的舅舅一声不吭，室内空气有些沉闷。鸨儿想缓和一下气氛，开口了：“喝茶吧！我知道，把孩子送到我们这种地方来，都是有难处的。”她显露出理解和同情的神态。“人我还未看到，我相信老姐姐的眼力，不过，最多不能超过这个数。”她伸出两个指头。“再多了，就谈不拢。现在当面立好字据，等下一面交人，一面付钱。”

玉良的舅舅没有任何表示，就在已经准备好的纸上写道：

立卖身契人吴丁，因无力抚养家坤遗孤张玉良，自愿将张玉良卖给怡春院，身价二百大洋，自立契之日起，张玉良与立卖身契人断绝亲属关系，院方对她的一切管教不得干涉……

吴丁放下颤抖着的笔，起身往外走，他一步高一步低，象喝醉了酒。

玉良目送舅舅出去后，斜倚着临江的窗户，眺望窗外美丽而又陌生的江景。她突然怀念起自家门后那明澈的小溪和浮游溪面的鸭群，一丝乡情象一阵轻风在心间一闪。她在江面上发现了翱翔在桅樯间的鸥鸟，它们一会冲入蓝天，一会又向船尾激起的浪花俯冲。她想，天地这样大，它们是何等自由！初夏骄艳的阳光在它们震颤的翅膀上流淌，她的思绪追逐着这闪光的鸟翅，仿佛她已化作了那自由的骄子，不再是只会浮游在小溪上的鸭子了。

她正沉浸在幻想中，舅舅给她带来了“一切如愿”的佳音。她跟在舅舅身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欢乐，以后她将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了。她又想起了死去多年的妈妈，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做工，挣钱；又后悔过去对舅舅的误解，现在即将分别，又生出一缕淡淡的离愁。她暗暗在心里说，以后挣到钱要到妈妈坟前烧一大堆纸钱，还要诉说诉说舅舅对自己的……正在她思绪如潮的时候，怡春院的鸨儿出来了，吴丁忙走上前指着她对玉良说：“这是李妈妈，还不快请安。以后就在她老这里作事。”

玉良腼腆地向李妈妈双膝跪下。李妈妈笑容可掬地扶起了玉良，连送声地说：“不用行礼，快起来。以后叫我干妈好了。只要听话，我就喜欢你。”说着，向内院喊道：“兰儿，带这位张姑娘里面去，就与你同住。”

玉良转向舅舅说：“舅舅，我去了，你明天还来吗？走时对我讲一声。”

舅舅强笑着说：“在这里好好听话，我还会来的。”喉头滚动了几下，眼皮垂了下来，躲闪着玉良那欢快的目光。

玉良随着叫兰儿的姑娘，象只小鸟儿样，向后院飞去。

吴丁从鸨儿手中接过钱，装进钱袋，捆在腰上。霎时间仿佛这些银元突然化成了滚滚沸沸的铅水，冲击着他的神智，灌满了他的血管，他失去了意识和思维，恍恍惚惚，踉踉跄跄，进了洋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酒店。他选了个不起眼的角落上的一张空桌坐了下来，从腰里摸出两块银元，往桌上一甩，对迎过来的堂倌叫道：“拣那好酒好肉给我多送些来！”

不一会，酒菜上来了，他自斟自饮，耷拉着头，眼皮都不向邻桌抬一下，只顾大口地喝，大口地嚼，酒喝了一壶又一壶，菜添了一盘又一盘，没命地喝，没命地吃，直到象一滩烂泥，坠倒在桌子底下。

五

小兰的父母早故，九岁就被族尊卖到这里。她与玉良同庚，长玉良两个月，现在她除供干妈使唤，就跟那些能歌善舞的姐姐们学弹唱。来了个同岁人，仿佛她阴暗孤寂的心灵上添上了点光。她毕竟还是孩子，高兴得牵着玉良的手，笑嘻嘻地从头到脚打量着玉良。玉良那忸怩的羞态，那初露的浅笑，那白里泛红的面颊，鲜润鲜亮，她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小姊妹。为了让玉良高兴，她让玉良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取下琵琶，轻拨琴弦，随着她手指飞上飞下的弹拨，一曲《甘草子》从弦上流出，小兰轻轻唱着：

秋暮，乱红衰荷，颗颗珍珠雨。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池上凭栏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

歌声虽然生涩，曲调却是沿袭古乐，幽怨动人。这对一个没有接触过音乐的女孩子来说，虽然不解其意，但妙乐仙音，赏心悦耳，竟使她兴奋得一把抱住小兰：“你唱得真好，只是我一句也听不懂，你讲给我听听吧！你也教我唱吧！”

“我也不懂，姐姐们教一句，我就记一句。”小兰得到玉良的称赞，有些骄